

翁婿部汇考

尔雅

释亲

妻之父为外舅妻之母为外姑

注

谓我舅者吾谓之甥然则亦宜呼婿为甥孟子

曰帝馆甥于贰室是也

又

女子子之夫为婿

又

妇之父为婚

汉扬雄方言

杂释

南楚沅之间谓妇妣曰母娣称妇考曰父娣

注

娣音多古者通以考妣为生存之称

又

东齐之间谓之倩

注

言可借倩也今俗呼女为卒便是也卒便一

作平使

刘熙释名

释亲属

妻之父曰外舅母曰外姑言妻从外来谓至己家为

妇故反以此义称之夫妻匹敌之义也

魏张揖博雅

释亲

妻之父谓之父娣妻之母谓母娣

翁婿部艺文一

祭外姑宇文夫人文

唐陈子昂

维年月日朔女夫陈子昂谨以清酌嘉蔬之奠奉祭于故高氏河南宇文夫人之灵恭闻夫人有清穆之德皓洁之行淳懿肃恭内外仰则而道风素范蕙敷兰滋用能惠心光浮氛氲梁沚崇严壶训芬郁母仪

中饋柔嘉娣姒有則豈圖慈顏幽翳于今十年墓木  
已拱尊靈廓然今吉辰□應幽賓方開容象如在器  
質已灰改卜有典宅兆方遷山園既列祖載行焉哀  
子号咷女也蟬媛于天永訣泣血流连子昂謬承嘉  
惠預叨姻戚生事早睽送終空積竊聞精意以享黍  
稷非馨敢陳薄酌以獻明靈伏惟夫人明神尚飨

重祭外舅司徒公文

李商隱

嗚呼哀哉人之生也變而往耶人之逝也變之來耶  
冥冥之間杳惚之內虛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  
而有生今將歸生于形歸形于氣漠然其不識浩然  
其無歸則雖有憂喜悲歡而亦弗能措于其間矣苟  
或以變而之有變而之無若朝昏之相交若春夏之  
相易則四時見代尚動于情豈百生莫追遂可無恨  
儻或去此亦孰貴于最靈哉嗚呼公之世胄勛華職  
官揚歷并已托于寄奠備在前文今所以重具酒牢  
載形翰墨蓋意有所未盡痛有所難忘以公之平生  
之恩曩昔顧盼屬紼之夕不得聞啟手之言祖庭之  
時不得在執紼之列終哀且痛其可道耶嗚呼七十  
之年人誰不及三公之位人誰不登何數月之間不  
及從心之歲聞天有恻方登論道之司時泰命屯才  
長運否為善何益彼蒼難知昔澤怪既明告敖釋桓  
公之病陰德未報夏侯知邴吉不亡何昔有其傳今  
無其証豈人言之不當將天道之或欺雖北海懸定  
薨期长沙前覺災至偃如巨室去若歸人處順不忧  
得正之喜在公之德斯盛在物之痛何言矧乎再軫  
慮居屢垂理命簡子將戰之誓唯止桐棺晏嬰送死  
之文寧思石椁素車仆馬□巾弊帷成一代之清規  
揚百古之休問所謂有始有卒高朗令終嗚呼往在  
涇川始受殊遇綢繆之迹豈無他人樽空花朝燈尽  
夜室忘名器于貴賤去形迹于尊卑語皇王致理之  
文考聖哲行藏之旨每有論次必蒙褒稱及移秩农  
卿分忧旧许羈牽少暇陪奉多违迹□意通期賒道  
密紵衣縞帶雅兄或比于侨吳荆钗布裙高义每符  
于梁孟今則已矣安可贖乎嗚呼哀哉千里歸途东

门故第数尺素帛一炉香烟耿宾从之云归俨盘筵而不御小君多恙诸孤善丧升堂辄啼下马先哭含怀旧极抚事新伤植玉求归已轻于旧日立珠报惠宁尽于兹辰况邢氏吾姨萧门仲妹爱深犹女思切仁兄抚嫠纬以增摧阖孀闺而永恻草蓼土梗旁助酸辛高鸟深鱼遥添怨咽呜呼精神何往形气安归苟才能有所未伸勋庸有所未极则其强气宜有异闻玉骨化于终山楸柏实于裘氏惊愚骇俗仁有闻焉呜呼姜氏怀安之规既闻之矣毕万名数之庆可称也哉篋有遗经匣藏传剑积兹余庆必有扬名愚方遁迹丘园游心坟素前耕后饷并食易衣不伎不求道诚有在自媒自衒病或未能虽吕范以久贫本治长之无罪昔公爱女今愚病妻内动肝肺外挥血泪得仲尼三尺之喙论意无穷尽交通五色之毫书情莫既呜呼哀哉公其监之

为王司马祭妻父文

张九龄

维年月朔日某乙谨遣少牢清酌之奠敬祭故某公府君之灵惟公联华公侯振景天朝昔也时来则地分茅土今也福过则海变桑田岂唯魑魅之忧方为蝼蚁之患呜呼哀哉始更荣盛早睦嘉姻谬入公之选当荷戴侯之遇情契阔而弥积义流离而益固公之谪官某又犯时永矣去国赅然来思虽穷途之至此幸邻境之在兹所忌者法岂忘于私闻柝声而密迹畏简书而间之然犹风烟可冀翰墨无辍心已运于虚舟迹尚濡于涸辙骤寒暑之徂谢纷吉凶之回穴京兆之使忽追广陵之音遽绝呜呼哀哉平生多感自伤千里之心已矣长辞徒发九原之叹计畴昔之光宠痛沦亡于旅窜尝许恤人之孤况沾爱子之半谨因遣奠敢昭明灵心不可倦德以为馨匪羞是荐惟魂是听遣行人于信宿空泫目于郊垆呜呼哀哉尚飨

祭外舅房州李使君文

符载

波润浚广根柢深长沃日淮海捎云豫章气韵孤高  
鸳鸿翱翔高行端简秉心直方在天宝中族大且光

一门六姻鸣玉琅琅作宰蓝田政耸民康栖迟半刺  
亦振芬芳才盛位卑屈声昭彰遂登侯牧答时之望  
雨泄云蒸□螭腾骧

阙

路方骋羽鳞摧伤呜呼昔公

典郡归江之涘小子旋蜀道途舍此扁舟旋泊弱植  
残鄙公辱车马晤言则喜与能奖善感慨知己意敌  
周亲礼成半子迫切宁覲不遑留止爰方泱甸遽征  
千里萦纆岩嶂浩荡云水惠爱□绵书填委食贫  
多故淹历周祀远侍板舆敬符深旨呜呼哀哉岁暮  
胸积雪皑皑旅馆萧条凶讣亦来望风一号使人  
甚哀心肠结塞弥旬不开公尝好古服膺儒艺擅美  
素琴腾芳草隶泊拜灵座清尘四蔽札蠹徽销空知  
洒涕呜呼公用中孚纳人于诚人负长者薄尘颂声  
道孤无邻怨抑不平逝景潜晦崇山忽倾孀稚冤号  
自硖徂荆霜白露濡毒渍中情今则虔恭归厝先莹  
灵有安宅道无弛程沉寥之晨万象凄清野旷鸿断  
天色光明煌煌素车翩翩铭旌出祖荒逵惋恻交并  
闻诸格言黍稷非馨意有所钦生刍岂轻湛彼□壘  
冀降明灵傥精爽之如在庶哀词之是听

刘相请女婿潘炎罢元帅判官陈情表

王谏

臣晏言臣实凡浅谬典枢衡元元未安庶政多阙涓  
尘罕录尸素空惭臣女婿元帅判官驾部员外郎知  
制造潘炎入侍帟幄又司戎政嫌疑之地颠沛是忧  
顷者累表陈闻冀炎得归省闕不谓天听未达尚阻  
愚诚内怀冰炭若坠泉谷臣某诚惶诚恐臣闻统天  
下者以天下举直错枉不私其亲故能启至公之门  
塞群邪之路伏惟元圣文武皇帝陛下绍休圣绪惟  
新宝历内厘百揆外清四海鹓鸾之士充庭渐阶而  
臣与潘炎俱忝近密兵权国政在臣二人是使恶炎  
者易为辞嫉臣者易为毁倘炎获戾臣无以见雪脱  
臣遇谤炎无以自明此臣所以寤寐兢惶罔知攸止  
昔霍光为大司马长女婿度辽将军范明友次女婿

羽林监任胜为东西宫卫尉威势崇重冠于一时不能抑退卒见倾覆前史所恶书而贬之又刘弘为镇南将军时朝廷以其女婿夏侯陟为襄阳太守弘表陟亲戚旧制不得相监有诏听从竟免祸败先贤所尚美而书之臣虽才谢古人智不经远每忧覆餗大惧妨贤窃惟瓜李之嫌宁望桑霍之许今是以沥肝上请昧死闻天必元帅藉炎谘谋则臣甘引退如或庙堂留臣择用伏愿终许罢炎庶遂刘弘之心无成子孟之祸无任恳愿迫切之至

祭杨凭詹事文

柳宗元

年月子婿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于丈人之灵卿云轮困天汉昭回自然物外宁杂尘埃公禀间气心灵洞开翱翔自得谁屑群猜孝友忠信闻于九垓摘华发藻其动如雷世荣甲科亦务显处公之俊德有而不顾御史之选朝之所注公勤于养投劾引去时任方隅威刑是务公施其惠亦莫有遯京兆之难下多怨怒或由以黜瓦石盈路公捍其强仁及童孺左迁而出拥道牵慕道峻多谤德优见憎烦言既诋倚法斯绳南过九疑东逾秣陵颠沛三载天书乃征入傅王国嘉声聿兴詹事东宫致政是膺年虽始至道则弥励颀颀今古优游德艺实期浚发再光文陛谁谓昊天遽兹降厉呜呼哀哉某以通家承德夙奉良姻莫成子姓早丧淑人恩礼斯重眷抚惟新绸缪其志实敬实勤迨今挈然十有八祀家缺主妇身迁万里谤言未明黜伏逾纪德辉间绝音尘莫俟岁首发函视远如迩虽当沉痾心术犹治抚膺顿首流泣瞪视既敛而还莫传音旨乡风长恻于兹已矣呜呼哀哉承讣之始卜兆既逾载驰斯文出拜路隅哀从海澨礼致皇都寸诚相续终岁不渝天道悠远人世多虞寄心双表长憾囚拘呜呼哀哉

常春堂记

明罗伦

外父云岩翁与其弟与言与庄为堂于南园曰常春命子婿罗伦记之伦适与客过其堂焉方严冬也风鬻发而气栗烈冰柱挂檐雪花如手坐良久足麻木

齿牙下上指僵袖外不得屈伸客笑曰今日之春何在乎常如何也指酒壶曰春在此乎非也巡檐索梅花笑曰春在此乎非也二物虽可名春非春之常也夫天地之化燠而为春热而为夏凉而为秋寒而为冬方其至也推之而不可拒及其去也执之而不可留雨生于云水生于山云与山不得而有也春生于天天且不得而有之而人欲有之以为常不亦惑欤春之为也邵子曰收天下春归之肝肺是春形于身则睟面盎背形于家则父子慈孝兄弟友让夫妇唱随即其人入其室如在春风中矣皋夔稷契得之为唐虞之春伊傅周召得之为三代之春孔子得之为万世之春当时弟子得之浴沂咏归亦为圣人之所与自是千有余岁周子春于濂溪明道春于河南夫是春也得于天而有于我是固所以为常也翁兄弟垂白嬉怡群从朝夕奉觞和颜是亦所以为常欤翁老矣翁之子孙收是春于身未用春于家用则春天下进进乎周程皋夔之域而后可以为常也翁字与仁兄弟五人与廉与爵已亡云

外舅太仆卿三符先生寿序 罗洪先

太仆卿三符曾先生年满八十闻宗族闾里戚属与其子弟将期为寿深谢避曰何庸辱吾宗族戚属子弟为家人代以请则曰将吾宗族戚属闾里子弟与为礼若不能堪也于是先生幼婿宰问于长婿洪先曰已诸礼欤洪先曰古礼弗行之故也礼在位八十者不俟朝有政则就舍而问之若曰得无有所苦乎是以安其体如是也在野东西行者方巡狩必伫车而敢过若曰得无与相迫乎是以舒其气如是也上之于养老也八十有五豆矣然必袒而割牲非为无庖也执酱而馈执爵而酌非为无百有司也宪德而不敢乞言即有请亦微其礼不必言与否也老者之事上也八十拜命一坐而再至若宾客之事固弗与闻也夫位莫尊于天子政莫远于巡守事莫辱于庖翟善莫美于乞言荣莫加于赐命然施于八十者即殊常焉又况公卿大夫而下不得以爵先之者哉又

况其宗族闾里戚属子弟不得以年等之者哉故朝不俟毕则燕享之节必不敢有所拘行不避尊则出入之宜必不敢有所制执馈重于养体则酬酢必不行相见主于宪德则应对必不及拜命止于一坐则逊揖必不施此其优逸静暇恬愉泰适何所不得而岂病于礼之行哉今先生不然位登九卿矣然早致其事以归既不得与就问躬馈之事居专一室矣而今时无事巡幸又不得与于高年延见之列其公卿大夫寓是邦者既未尝居位叙齿以时其存温候省之意而宗族闾里戚属子弟又未尝聚居观物以动其歆慕敬畏之诚先生身无重绮口尝脱粟人既忘其齿之甚尊然少长不遗答问不倦又无以异于五十六十之年以是献食不求其所宜进谒不乘其所便闻言不能稽其故覲德不能观其深颜色不加则曰先生其遗我哉吾不敢以继见也议论不入则曰先生其挟我哉吾不欲以尽闻也憇憇然役其视听于接遇之时而劳其智虑于应对之末即使强有力者犹不能以朝夕而况于先生哉夫古礼之行也可使田野之老皆得蒙幸于天子其废也虽爵隆齿尊如先生不得享其宗族闾里戚属之奉忠信薄而弥文盛孝弟衰而少仪缺此岂直细故哉虽然使吾能行于礼而使先生安焉则长者必曰吾亦其子弟也彼之致敬若是吾何敢以色骄之少者必曰是犹吾父兄也彼之致敬若是吾何敢以辞烦之宗族曰将以教吾家闾里曰将以仁吾族戚属子弟曰将以笃吾亲群而化焉固不特爵如先生者得全所尊也将田野之老可免于陵贱固不特齿如先生者得安所养也将五十六十之年可免于饥寒如是则古礼之行不庶几乎于是宰遍告其宗族闾里戚属子弟使皆以其觴豆进而洪先复书以申之

翁婿部艺文二

诗

送子婿崔真甫李穆往扬州四首

唐刘长卿

- 7 -

渡口发梅花山中动泉□芜城春草生君作扬州客  
半逻莺满树新年人独还落花逐流水共到茱□湾  
雁还空渚在人去落潮翻临水独挥手残阳归掩门  
狎鸟携稚子钓鱼终老身殷勤嘱归客莫话桃源人

登迁仁楼酬子婿李穆 前人

临风敞丽譙落日听吹铙归路空回首新章已在腰  
非才受官谤无政作人谣俭岁安三户余年寄六条  
春芜生楚国古树过隋朝赖有东□客池塘免寂寥

送子婿崔真甫归长城 前人

送君□酒不成欢幼女辞家事伯鸾桃叶宜人诚可  
咏柳花如雪若为看心怜稚齿鸣环去身愧衰颜对  
玉难惆怅暮帆何处落青山无限水漫漫

寄妻父刘长卿 李穆

处处云山无尽时桐庐南望转参差舟人莫道新安  
近欲上潺湲行自迟

贾公闾贵婿曲 李贺

朝衣不须长分花对袍缝嚶嚶白马来满脑黄金重  
今朝香气苦珊瑚涩难枕且要弄风人暖蒲沙上饮  
燕语踏帘钩日虹屏中碧潘令在河阳无人死芳色

呈外舅孙莘老 宋黄庭坚

九陌黄尘乌帽底五湖春水白鸥前扁舟不为鲈鱼  
去收取声名四十年

寄外舅郭大夫 陈师道

巴蜀通归使妻孥且旧居深知报消息不忍问何如  
身健何妨远情亲未肯□功名欺老病泪尽数行书

送外舅慎翁之燕京 元萨都刺

杨子江头柳色浓小船春雨去□□青袍铁瓮龙门  
婿紫锦蒲帆鹤发翁晋府旧臣还塞北星门娇客卧  
□东明年亦是燕山客骑马天街踏软红

次韵春日谩兴四首奉酬外舅达翁

明高启

老去风情似乐天恨无张态抹朱弦一春酒病稀游  
赏啼鸟莺花共怅然

水边帘幕远笼花游女时时出浣沙记得横塘沽酒

处画船明月载琵琶

雨多池馆草毵毵酒色寒销旧舞衫燕子自怜花落  
地殷勤长带软泥衔

菖蒲叶老芷花新地暖鸳鸯护水纹不上高楼无远  
恨江南春尽草如云

答岱宗外舅

王衡

我有越纨素一日再三洗褰裳过天津见人且掩耳  
京洛正日中美言如可市但恐谋生拙飘零愧妻子

外父石屏守唐公别业池上作 朱茂曙

买断一池水重编六枳篱露寒闻蟋蟀潮落走虻螟  
柳色陶元亮山心向子期逃禅有精舍留赋八关诗

翁婿部杂录

诗说摽有梅女父择婿之诗兴也

史记滑稽传淳于髡者齐之赘婿也

注

索隐曰赘婿

女之夫也比于子如人疣赘是余剩之物也

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  
取陆梁地

注

瓚曰赘谓居穷有子使就其妇家为赘

婿

后汉书杨震传震中子秉秉子赐光和元年有虹霓  
昼降于嘉德殿前帝恶之引赐问以祥异祸福所在  
赐仰天而叹曰吾每读张禹传未尝不愤恚叹息不  
能竭忠尽情极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还女婿朱  
游欲得尚方斩马剑以理之固其宜也

颜氏家训治家篇婚姻素对靖侯成规近世嫁娶遂  
有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较锱铢责多还  
少市井无异或猥婿在门或傲妇擅室贪荣求利反  
招羞耻可不慎欤

西溪丛语杜甫诗云门阑多喜色女婿近乘龙楚国  
先贤传谓婿如龙也女得贤婿谓之乘龙黄宪为司  
徒与李元礼俱娶太尉桓焉女时人谓之桓叔元女

俱乘龙

老学庵笔记昭德诸晁谓婿为借倩之倩云近世方讹为倩盼之倩予幼小不能叩所出至今悔之

岳阳风土记湖湘之民生男往往多作赘生女反招婿舍居然男子为其妇家承门户不惮劳苦无复怨悔俗之移人有如此者

行营杂录皇女为公主其夫必拜驸马都尉故谓之驸马宗室女封郡主者谓其夫为郡马县主者为县马不知何义

懒真子驸马都尉之名起于三国故何晏尚魏公主谓之驸马都尉然不独官名以驸马给之盖御马之副谓之驸马从而给之示亲爱也故杜预尚晋文帝妹高陆公主至武帝践祚拜镇南大将军给追锋车第二驸马考晏面如傅粉宜为帝婿若预乃瘿如瓠尔何至妻帝之女也始信前古帝婿唯择人材不专以貌也后世浸失此意惜哉

清波杂志蜀先主传载汉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之语裴松之注按汉灵帝母董太后之侄于献帝为丈人盖古无丈人之名故谓之舅也后呼丈人为外舅其本此乎然汉匈奴传书且鞮单于云汉天子吾丈人行若曰此语止为尊老言非专指妻之父则可若谓古无丈人之名后学窃有疑焉泰山亦有丈人峰故俗于妇翁有泰山之呼

暖姝由笔今人娶妇之明日婿率妻具礼同至妻家拜礼名拜门亦曰回门又名转马若在地远者或婿独行有之或择别日有之春秋宣五年齐高固及子叔姬来传曰此以高固偕来反马非礼盖转马即反马也

群碎录今人呼妻父曰岳翁曰丈人匈奴传曰汉天子我丈人行也故呼为丈人又以泰山有丈人峰故又呼丈人曰岳翁亦曰泰山

翁婿部纪事一

书经尧典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帝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

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蒸蒸又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曰钦哉

左传桓公十五年祭仲专郑伯患之使其婿雍纠杀之将享诸郊雍姬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其母曰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将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杀雍纠尸诸周氏之汪公载以出曰谋及妇人宜其死也夏厉公出奔蔡

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

注

其妻懿氏妻

齐庆封好田而嗜酒与庆舍政使诸亡人得贼者以告而反之故反卢蒲癸癸臣子之有宠妻之庆舍之士谓卢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执寝戈而先后之公膳日双鸡饗人窃更之以鹜御者知之则去其肉而以其洎馈子雅子尾怒陈文子谓桓子曰祸将作矣卢蒲癸王何卜攻庆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献其兆子之曰克见血冬十月庆封田于莱庆嗣闻之曰祸将作矣谓子家速归祸作必于尝归犹可及也子家弗听亦无悛志卢蒲姜谓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愆莫之止将不出我请止之癸曰诺十一月乙亥尝于大公之庙庆舍口事卢蒲姜告之且止之弗听曰谁敢者遂如公卢蒲癸王何执寝戈庆氏以其甲环公宫陈氏鲍氏之圉人为优庆氏之马善惊士皆释甲束马而饮酒且观优至于鱼里栾高陈鲍之徒介庆氏之甲子尾抽橐击扉三卢蒲癸自后刺子之王何以戈击之解其左肩犹援庙橐动于薨以俎壶投杀人而后死庆封归遇告乱

者丁亥伐西门弗克还伐北门克之入伐内宫弗克反陈于岳请战弗许遂来奔

楚伍参与蔡太师子朝友其子伍举与声子相善也伍举娶于王子牟王子牟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举实送之伍举奔郑

卫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诱其初妻之娣置于犁而为一宫如二妻然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夺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夺之轩以献耻是二者故出卫人立遗使室孔姑

家语叔梁纥有九女而无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佰尼有足病于是乃求婚于颜氏颜氏有三女其小曰征在颜父问三女曰隰大夫虽父祖为士然其先圣王之裔今其人身长十尺武力绝伦吾甚贪之虽年长性严不足为疑三子孰能为之妻二女莫对征在进曰从父所制将何问焉父曰即尔能矣遂以妻之

韩非子昔有郑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问群臣曰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关其思曰胡可伐乃戮关其思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而不备郑人袭胡取之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使使责让高以盗贼事高惧乃阴与其婿咸阳令阎乐谋诈为有大贼令乐召吏发卒追至望夷宫麾其兵进二世自杀

孔丛子独治篇子鱼名鮒甲陈人或谓之子鮒或称孔甲陈胜既立为王其妻之父兄往焉胜以众兵待之长揖不拜无加其礼其妻之父怒曰估乱僭号而傲长者不能久矣不辞而去陈王跪谢遂不为顾王心惭焉遂适博士太师之馆而言曰予虽丈夫哉然塞于礼义以启于姻娅唯先生幸训诲之使免于戾可乎子鱼曰王所问者善也敢固无辞以对于今以礼言耶则礼无不拜且宗族婚媾又与众宾异敬者也敬而加亲自古以然也王曰虽已失之于前庶欲收之于后也愿先生修明其事必遵奉焉对曰昔唐

尧内亲九族外协万邦礼以婚为昆弟妻之父母为外舅姑由是明之则拜之可知夫婚亲之义非宗贤之类也虽自己臣莫敢不敬昔魏信陵君尝以此质臣之父臣之父曰于诸母之昆弟妻之诸父则以亲配德年以上虽拜之可也幼于己者揖之可也此出于人情而可常者也王曰善哉

史记高祖本纪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吕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后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臣有息女愿为箕妾吕媪怒吕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与贵人沛令善公求之不与何自妄许与刘季吕公曰此非儿女子所知也卒与刘季吕公女乃吕后也生孝惠鲁元公主

陈余传陈余者亦大梁人也好儒术数游赵苦陞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陈余非庸人也

汉五年张耳薨谥为景王子敖嗣立为赵王高祖长女鲁元公主为赵王敖后汉七年高祖从平城过赵赵王朝夕袒蔽自上食礼甚卑有子婿礼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赵相贯高等请为王杀之怨家上变告之于是上皆并逮捕吏治吕后数言张王以鲁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张敖据天下岂少而女乎

陈丞相世家平长可娶妻富人莫肯与者贫者平亦耻之久之户牖富人有张负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丧平贫侍丧以先往后罢为助张负既见之丧所独视伟平平亦以故后去负随平至其家家乃负郭穷巷以弊席为门然门外多有长者车辙张负归谓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孙予陈平张仲曰平贫不事事一县中尽笑其所为独奈何予女乎负曰人固有好美如陈平而长贫贱者乎卒予女

平曾孙陈掌以卫氏亲贵戚愿得续封陈氏然终不得注徐广曰陈掌者卫青之子婿

刘敬传冒顿为单于兵强控弦三十万数苦北边上

患之问刘敬刘敬对曰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论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长公主吕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

司马相如传临邛富人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人或谓王孙王孙终不听文君久之不乐曰长卿第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相如身自着犊鼻褌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闻而耻之为杜门不出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有一男两女所不足者非财也今文君已失身于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材足依也独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孙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及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先驱蜀人以为宠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

匈奴传冒顿既立是时东胡强盛闻冒顿杀父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头曼时有千里马冒顿问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马匈奴宝马也勿与冒顿曰奈何与人邻

国而爱一马乎遂与之千里马居顷之东胡以为冒顿畏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单于一阏氏冒顿复问左右左右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遂取所爱女子予东胡东胡王愈益骄不为备遂袭灭东胡

汉书上官皇后传昭帝始立年八岁诏召安女入为婕妤安为骑都尉月余遂立为皇后年甫六岁安以后父封桑乐侯食邑千五百户迁车骑将军日以骄淫受赐殿中出对宾客言与我婿饮大乐见其服饰使人归欲自烧物

容斋随笔汉武帝外事四夷出爵劝赏凡将士有军功无问贵贱未有不封侯者及昭帝时大鸿胪田广明平益州夷斩首捕虏三万但赐爵关内侯盖霍光为政务与民休息故不欲求边功益州之师不得已耳然数年之后以范明友击乌桓傅介子刺楼兰皆即侯之则为非是盖明友光女婿也

后汉书乌桓传其嫁娶则先略女通情或半岁百日然后送牛马羊畜以为聘币婿随妻还家妻家无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一二年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皆为办

杨震传注张禹成帝时为丞相以师傅恩禹每疾辄以起居闻车驾日临问之拜禹口下禹顿首谢恩言老臣有四男一女爱女甚于男远嫁为张掖太守萧咸妻不胜父子私情思与女相近上即时徙咸为弘农太守又属少子未有官上临候禹禹数视其少子上即禹口下拜为黄门给事中也

第五伦传建武二十九年帝谓伦曰闻卿为吏笊妇公不过从兄饭宁有之邪伦对曰臣三娶妻皆无父少遭饥乱实不敢妄过人食帝大笑

郭躬传桓帝时汝南有陈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马终不言死目有所见不食其肉行路闻凶便解驾留止还触归忌则寄宿乡亭年老寝滞不过举孝廉后坐女婿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杀之时人罔忌禁者多谈为证焉

马融传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也将作大匠严之子为人美辞貌有俊才初京兆挚恂以儒术教授隐于南山不应征聘名重关西融从其游学博通经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

荀彧传彧父緄为济南相緄畏惮宦官乃为彧娶中常侍唐衡女

董卓传卓以牛辅子婿素所亲信使以兵屯陕吕布使李肃以诏讨辅辅乃金宝逾城走左右利其货斩辅送首长安

楚国先贤传孙字文英与李元礼俱娶太尉桓焉女时人谓桓叔元两女俱乘龙言得婿如龙也

三国志陶谦传注吴书曰谦父故余姚长谦少孤始以不羁闻于县中年十四犹缀帛为旛乘竹马而戏邑中儿僮皆随之故苍梧太守同县甘公出遇之涂见其容貌异而呼之住车与语甚悦因许妻以女甘公夫人闻之怒曰妾闻陶家儿敖戏无度如何以女许之公曰彼有奇表长必大成遂妻之

吕范传范字子衡汝南细阳人也有容观姿貌邑人刘氏家富女美范求之女母嫌欲勿与刘氏曰观吕子衡宁当久贫者邪遂与之婚

张昭传昭子承生女权为子和纳之权数令和修敬于承执子婿之礼

诸葛亮传注襄阳记曰黄承彦者高爽开列为沔南名士谓诸葛孔明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许即载送之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止得阿承丑女

公孙瓒传瓒字伯珪辽西令支人也为郡门下书佐有姿仪大音声故太守器之以女妻焉遣诣涿郡卢植读经后复为郡吏刘太守坐事征诣廷尉瓒为御车身执徒养及刘徙日南瓒具米肉于北芒上祭先人举觞祝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瘴气或恐不还与先人辞于此再拜慷慨而起时见者莫不歔歔刘道得赦还

典略韩遂在湟中其婿阎行欲杀遂以降夜攻遂不

下遂叹息曰丈夫危厄祸起婚姻乎

江表传孙策从容戏瑜曰桥公二女虽流离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

魏略丁仪字正礼太祖闻仪为令士虽未见欲以爱女妻之以问五官将五官将曰女人观貌而正礼目不便诚恐爱女未必悦也以为不如与伏波子楙太祖从之寻辟仪为掾到与论议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两目盲尚当与女何况但眇是吾儿误我

晋书王羲之传羲之为从伯导所器重口鉴使门生求女婿于导导令就东厢遍观子弟门生归谓鉴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唯一人在东口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正此佳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王浚传浚辟河东从事守令有不廉洁者皆望风自引而去刺史燕国徐邈有女才淑择夫未嫁邈乃大会佐吏令女于内观之女指浚告母邈遂妻之

刘殷传殷七岁丧父哀毁过礼事曾祖母王氏郡命主簿州辟从事皆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司徒齐王攸辟为掾征南将军羊祜召参军事皆以疾辞同郡张宣子识达之士也劝殷就征殷曰当今二公有晋之栋楹也吾方希达如椽椽耳不凭之岂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应他命无容不竭尽臣礼便不得就养子輿所以辞齐大夫良以色养为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岂庸人所识哉而今而后吾子当为吾师矣遂以女妻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于财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识如此何虑不得为公侯妃而遽以妻刘殷乎宣子曰非尔所及也戒其女曰刘殷至孝冥感兼才识超世此人终当远达为世名公汝其谨事之张氏性亦婉顺事王母以孝闻奉殷如君父焉

王忱传忱性任达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饮连月不醒或裸体而游每叹三日不饮便觉形神不相亲妇父常有惨忧乘醉吊之妇父恸哭忱与宾客十许人连

臂被发裸身而入绕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类  
乐广传广为尚书令成都王颖广之婿也及与长沙  
王义遘难而广既处朝望群小谗谤之又以问广广  
神色不变徐答曰广岂以五男易一女义犹以为疑  
广竟以忧卒荀藩闻广之不免也为之流涕

卫玠传玠妻父乐广有海内重名议者以为妇公冰  
清女婿玉玠以天下大乱移家南行转至江夏玠  
妻先亡征南将军山简见之甚相钦重简曰昔戴叔  
鸾嫁女唯贤是与不问贵贱况卫氏权贵门户令望  
之人乎于是以女妻焉

张华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人也父平魏渔阳郡守  
华少孤贫自牧羊同郡卢钦见而器之乡人刘放亦  
奇其才以女妻焉

裴楷传楷长兄黎次兄康并知名康子盾永嘉中为  
徐州刺史委任长史司马奥奥劝盾刑杀立威大发  
良人为兵有不奉法者罪使至死在任三年百姓嗟  
怨东海王越盾妹夫也越既薨骑督满衡便引所发  
良人东还寻而刘元海遣将王桑赵固向彭城前锋  
数骑至下邳文武不堪苛政悉皆散走盾奥奔淮阴  
妻子为贼人所得奥又诱盾降赵固固妻盾女有宠  
盾向女涕泣固遂杀之

卞壺传壺父粹正直不阿张华之诛粹以华婿免官  
谢万传太原王述万之妻父也为扬州刺史万尝衣  
白纶巾乘平肩輿径至厅事前谓述曰人言君侯痴  
君侯信自痴述曰非无此论但晚合耳

刘遐传遐性果毅便弓马开豁勇壮值天下大乱遐  
为坞主每击贼率壮士陷坚摧锋冀方比之张飞关  
羽乡人冀州刺史邵续深器之以女妻焉

王国宝传国宝少无士操不修廉隅妇父谢安恶其  
倾侧每抑而不用除尚书郎国宝以中兴膏腴之族  
惟作吏部不为余曹郎甚怨望固辞不拜

邓攸传攸诣镇军贾混混以人讼事示攸使决之攸  
不视曰孔子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混奇  
之以女妻焉

王浚传浚日以强盛乃设坛告类建立皇太子备置众宫浚自领尚书令以枣嵩裴宪并为尚书时童谣曰十囊五囊入枣郎枣嵩浚之子婿也浚闻责嵩而不能罪之也

王济传济尚常山公主每侍见善于清言修饰词令讽议将顺朝臣莫能尚焉帝益亲贵之仕进虽速论者不以主婿之故咸谓才能致之

华廙传廙字长骏弘敏有才义妻父卢毓典选难举姻亲故廙年三十五不得调

葛洪传洪以师事南海太守上党鲍元元亦内学逆占将来见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传元业

苻坚载记特进樊世氏豪也有大勋于苻氏负气辱猛猛言之于坚坚怒曰必须杀此老氏然后百僚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坚谓猛曰吾欲以杨壁尚主壁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杨壁臣之婿也婚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让世曰陛下帝有海内而君敢竞婚是为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击猛左右止之世遂丑言大骂坚由此发怒命斩之于西口

杜有道妻严氏传严氏字宪十八而嫠居女鞞有淑德傅元求为继室宪便许之时元与何晏邓扬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时人莫肯共婚及宪许元内外以为忧惧或曰何邓执权必为元害亦由排山压卵以汤沃雪耳奈何与之亲宪曰尔知其一不知其他晏等骄侈必当自败司马太傅兽睡耳吾恐卵破雪销行自有在遂与元为婚晏等寻亦为宣帝所诛

晋阳秋刘弘在江汉值王室多难时帝在长安命弘得选用宰守征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牙门将皮初有勋江汉弘上朝为零陵太守初为襄阳太守诏书以襄阳显郡初资名轻浅以弘婿夏侯陟为襄阳弘曰夫统天下者当与天下同心治一国者当与一国推实吾统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后为治哉乃表陟姻亲旧制不得相监临事初勋宜见酬报听之众益服其公当

独异志晋王卓妻鍾氏名琰有藻鉴生女子淑求天

有兵家之子甚俊欲妻之令与群吏处琰自帷中窃视之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寿促不足展其器遂止其人数月卒

小名录王文度弟阿智不慧年长而无人与婚孙兴公有一女小字阿桓亦僻错又无嫁娶理绰因诣文度求见阿智既见便扬言此定可殊不如所传那至今未婚我有一女但吾寒士不宜与卿计文度欣然而启蓝田遂惊喜成婚女之顽黠更过阿智

博物志王粲与族兄凯避地荆州依刘表表有女表爱粲才欲以妻之嫌其形陋周率乃谓曰君才过人而体貌躁非女才凯有风貌乃妻凯

宋书杜骥传北土旧法问疾必遣子弟骥年十三父使候同郡韦华华子元有高名见而异之以女妻焉羊元保传元保兄子希字泰闻泰始三年出为宁朔将军广州刺史希初请女夫镇北中兵参军萧惠徽为长史带南海太守太宗不许又请为东莞太守希既到镇长史南海太守陆法真丧官希又请惠徽补任诏曰希卑门寒士累世无闻轻薄多豊备彰历职徒以清刻一介擢授岭南干上逞欲求诉不已可降号横野将军

殷景仁传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谧见而以女妻之

徐湛之传湛之父达之尚高祖长女会稽公主为振威将军彭城沛二郡太守高祖诸子并幼以达之姻戚将大任之欲先令立功及讨司马休之使统军为前锋配以精兵利器事□当即授荆州休之遣鲁宗之子轨击破之于阵见害追赠中书侍郎

刘秀之传秀之少孤贫有志操十许岁时与诸儿戏于前渚忽有大□来势甚猛莫不颠沛惊呼秀之独不动众并异焉东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

南齐书谢传年七岁王彧见而异之言于宋孝武孝武召见于稠人广众之中举动闲详应对合旨帝甚悦诏尚公主值景和败事寝仆射褚渊闻年少清正不恶以女结昏厚为资送

王绩传绩女适安陆王子敬世祖宠子永明三年纳妃修外舅姑之敬世祖遣文惠太子相随往绩家置酒设乐公卿皆冠冕而至当世荣之

陆慧晓传慧晓以母老侍养十余年不仕太祖辅政除为尚书殿中郎邻族来相贺慧晓举酒曰陆慧晓年逾三十妇父领选始作尚书郎卿辈乃复以为庆邪

谢朓传朓字元晖建武四年行南徐州事启王敬则反谋上嘉赏之敬则女为朓妻常怀刀欲报朓朓不敢相见朓临败叹曰我不杀王公王公由我而死

朱谦之传谦之兄选之字处林有志节着辨相论幼时顾欢见而异之以女妻焉

梁书殷钧传钧字季和父睿有才辨知名齐世历官司徒从事中郎睿妻王免女免为雍州刺史镇北将军乃言于朝以睿为长史河南太守免诛睿并见害钧时年九岁以孝闻及长恬静简交游好学有思理善隶书为当时楷法南郡范云乐安任昉并称赏之高祖与睿少旧故以女妻钧即永兴公主也

陈书周弘正传弘正字思行年十岁通老子周易河东裴子野深相赏纳请以女妻之

徐陵传陵子俭一名众幼而修立勤学有志操汝南周弘正重其为人妻以女

魏书刘□传□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宝字子玉以儒学称□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学时瑀弟子五百余人通经业者八十余人瑀有女始笄妙选良偶有心于□遂别设一席于坐前谓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长欲觅一快女婿谁坐此席者吾当婚焉□遂奋衣来坐神志肃然曰向闻先生欲求快女婿□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

慕容廆传宝字道佑垂之第四子也自龙城而南将攻中山众惮征逃溃宝还龙城垂舅兰汗拒之宝南走奔蓟汗遣使诱迎宝宝杀之将南奔叔父范阳王德闻德称制退潜辟阳汗复遣迎宝宝以汗垂之季舅子盛又汗之婿也必谓无二乃还龙城汗杀之及

子弟等百余人汗自称大都督大单于昌黎王号年青龙以盛子婿哀而宥之盛字道运宝之长子也垂封为长乐公历位散骑常侍左将军宝既僭立进爵为王拜征北大将军司隶校尉尚书左仆射兰汗之杀宝也以盛为侍中左光禄大夫盛乃间汗兄弟使相疑害李早卫双刘志张真等皆盛之旧昵汗太子穆并引为腹心盛要结早等因汗穆等酒醉夜袭杀之

李欣传欣字元盛父崇使入都为中书学士世祖幸中书学见而异之指谓从者曰此小儿终效用于朕之子孙矣因识眇之世祖舅阳平王杜超有女将许贵戚世祖闻之谓超曰李欣后必宦达益人门户可以女妻之勿许他贵也遂劝成婚南人李哲尝言欣必当贵达杜超之死也世祖亲哭三日欣以超婿得在丧位出入帝目而指之谓左右曰观此人举动岂不有异于众人必为朕家干事之臣

郑羲传羲字幼麟父晔不仕娶于长乐潘氏生六子粗有志气而羲第六文学为优弱冠举秀才尚书李孝伯以女妻之

希□弟幼儒好学修谨时望甚优丞相高阳王雍以女妻之

睦夸传夸一名昶赵郡高邑人也少有大度不拘小节耽志书传未曾以世务经心好饮酒浩然物表妇父巨鹿魏攀当时明达之士未尝备子婿之礼情同朋好

李顺传顺子式式子宪字仲轨清粹善风仪好学有器度除扬州刺史孝昌二年萧衍遣元树等来寇宪力屈以城降因求还国衍听归既至敕付廷尉三年秋宪女婿安乐王鉴据相州反灵太后谓鉴心怀劫□遂诏赐宪死时年五十八

司马叔璠传叔璠长子灵寿娶太宰顿丘王李峻女与妇父雅不相善每见抑退故位不大至

陆俟传俟子丽丽子睿字思弼丽之亡也睿始十余岁袭爵抚军大将军平原王沉雅好学折节下士年

未二十时人便以宰辅许之娶徐州刺史博陵崔鉴女鉴谓所亲云平原王才度不恶但恨其姓名殊为重复

南安王祜传祜子英英子熙延昌二年袭封累迁兼将作大匠拜太常少卿给事黄门侍郎寻转光禄勋时领军于忠执政熙忠之婿也故岁中骤迁寻除平西将军东秦州刺史进号安西将军秘书监寻以本将军授相州刺史及元叉隔绝二宫熙起兵赴难为又斩于邺街传首京师始于忠之诬郭祚裴植也忠意未决害之由熙劝奖遂至极法世以为冤及熙之祸议者以为有报应焉

崔浩传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曜华采故时人未知逸妻王氏刘义隆镇北将军王仲德口也每奇浩才能自以为得婿俄而女亡王深以伤恨复以少女继婚逸及亲属以为不可王固执与之逸不能违遂重结好

北齐书后主皇后斛律氏传后左丞相光之女也初为皇太子妃后主受禅立为皇后武平三年正月生女帝欲悦光诈称生男为之大赦

高阳康穆王湜传湜以滑稽便辟有宠于文宣其妃父护军长史张晏之常要道拜湜湜不礼焉帝问其故对曰无官职汉何须礼帝于是擢拜晏之为徐州刺史

郑述祖传述祖女为赵郡王睿妃述祖常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后王更娶郑道荫女王坐受道荫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谓道荫曰郑尚书风德如此又贵重宿旧君不得譬之

颜氏家训治家篇南阳有人为生奥博性殊俭吝冬至后女婿谒之乃设一铜瓯酒数脔口肉婿恨其单率一举尽之主人愕然俯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责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尝贫及其死后诸子争财兄遂杀弟

周书韦孝宽传孝宽沈敏和正涉猎经史弱冠属萧宝夤作乱关右乃诣阙请为军前驱朝廷嘉之即拜

统军随冯翼公长孙承业西征每战有功拜国子博士行华阴郡事属侍中杨侃为大都督出镇潼关引孝宽为司马侃奇其才以女妻之

长孙澄传澄字士亮年十岁司徒李琰之见而奇之遂以女妻焉年十四从征讨有策谋勇冠诸将

陆腾传腾字显圣代人也尚安平主即东莱王贵平女也魏孝武幸贵平第见腾与语悦之谓贵平曰阿翁真得好婿即擢为通直散骑常侍

申徽传魏东阳王元荣为瓜州刺史其女婿刘彦随焉及荣死瓜州首望表荣子康为刺史彦遂杀康而取其位属四方多难朝廷不遑问罪因授彦刺史

卢柔传柔字子刚性聪敏好学未弱冠解属文但口吃不能持论颇使酒诞节为世所讥司徒临淮王彧见而器之以女妻焉

隋书田式传式拜襄州总管专以立威为务每视事于外必盛气以待其下官属股栗无敢仰视有犯禁者虽至亲昵无所容贷其女婿京兆杜宁自长安省之式诫宁无出外宁久之不得还窃上北楼以畅羈思式知之笞宁五十

赵元淑传元淑性口宕不事生产家徒壁立后数岁授骠骑将军将之官无以自给时长安富人宗连家累千金仕周为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连独奇之每求贤夫闻元淑如是请与相见连有风仪美谈笑元淑亦异之及至其家服玩居处拟于将相酒酣奏女乐元淑所未见也元淑辞出连曰公子有暇可复来也后数日复造之宴乐更侈如此者再三因谓元淑曰知公子素贫老夫当相济因问元淑所须尽买与之临别元淑再拜致谢连复拜曰鄙人窃不自量敬慕公子今有一女愿为箕帚妾公子意何如元淑感愧遂聘为妻连复送奴婢二十口良马十余匹加以缣帛锦绮及金宝珍玩元淑遂为富人

苏威传威字无畏周大冢宰宇文护见而礼之以其女新兴主妻焉见护专权恐祸及己逃入山中为叔父所逼卒不获免然威每屏居山寺以讽读为娱

柳庄传庄字思敬少有远量博览坟籍兼善辞令蔡大宝有重名于江左见庄便叹曰襄阳水镜复在于兹矣大宝遂以女妻之

唐书高祖皇后窦氏传后父毅在周尚武帝口襄阳长公主后生发垂过颈三岁与身等读女诫列女等传一过辄不忘毅常谓主曰此女有奇相且识不凡何可妄与人因画二孔雀屏间请昏者使射二矢阴约中目则许之射者阅数十皆不合高祖最后射中各一目遂归于帝

淮阳壮王道元传道元弟道明六世孙汉字南纪少事韩愈通古学属辞雄蔚为人刚略类愈愈爱重以女妻之

高祖女丹阳公主传公主下嫁薛万彻万彻蠢甚公主羞不与同席者数月太宗闻笑焉为置酒悉召他婿与万彻从容语握槊赌所佩刀阳不胜遂解赐之主喜命同载以归

宣宗女广德公主传公主下嫁于琮初琮尚永福公主主与帝食怒折匕筋帝曰此可为士人妻乎更许琮尚主

高智周传智周所善义兴蒋子慎有客尝视两人曰高公位极人臣而嗣少弱蒋侯宦不达后且兴子慎终达安尉其子曾往见智周智周方贵以女妻之生子挺历湖延二州刺史而高氏后无闻

裴炎传中宗欲以后父韦元贞为侍中炎固执不从帝怒曰我意让国与元贞岂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惧因与武后谋废帝勒兵入宫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何罪后曰以天下与元贞安得无罪乃废帝为庐陵王

王琚传琚年甫弱冠王同口器之会谋刺武三思琚义其为共计事泄亡命自佣于扬州富商家识非常人以女嫁之厚给以资琚亦赖以济睿宗立琚自言本末主人厚赉使还长安

裴宽传宽性通敏工骑射弹口投壶略通书记景云中为润州参军事刺史韦洗有女择所宜归会休日

登楼见人于后圃有所瘞藏者访诸吏曰参军裴宽居也与偕来洗问状答曰宽义不以包苴污家适有人以鹿为饷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洗嗟异乃引为按察判官许妻以女归语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日帙其族使观之宽时衣碧瘠而长既入族人皆笑呼为碧鹳雀洗曰爱其女必以为贤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宽

潘孟阳传孟阳父炎官礼部侍郎方刘晏任权炎乃其婿虽书疏报答未尝辄开时称有古人节晏得罪坐贬泮州司马时舆疾上道不自言于邵高其介申救不见听

杜黄裳传黄裳字遵素迁太常卿婿韦执谊辅政黄裳劝请太子监国执谊曰公始得一官遽开口议禁中事黄裳怒曰吾受恩三朝登以一官见卖即拂衣出皇太子总军国事擢黄裳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王沛传沛许州许昌人少勇决为节度使上官浚所器妻以女署牙门将浚卒它婿田偁胁浚子袭领其军谋杀监军沛知其计密告之支党悉禽德宗嘉美即拜行军司马

张镒传镒字季权建中二年拜平章事郭子仪婿太仆卿赵纵为奴告下御史劾治而奴留内侍省镒奏言贞观时有奴告其主谋反者太宗曰谋反理不独成尚当有佗人论之岂藉奴告邪乃着令奴告王者斩由是贱不得干贵下不得陵上教本既修悖乱不萌顷者长安令李济以奴得罪万年令霍晏因婢坐谴輿台下类主反畏之悖慢成风渐不可长建中元年五月辛卯诏书奴婢告主非谋叛者同自首法并准律论由是狱诉衰息今纵事非叛逆而奴留禁中独下纵狱情所不厌且将帅功孰大于子仪冢土仅干两婿前已得罪纵复继之不数月斥其三婿假令纵实犯法事不缘奴尚宜录勋念亡以从荡宥况为奴所诉邪陛下方贵武臣以讨贼彼虽见宠一时不能忘怀于异日也帝纳之贬纵循州司马杖奴死镒

召子仪家僮数百示奴尸

李□传□并州汶水人或言其先出兴圣皇帝谱系疏晦不复传父希倩神龙初右台监察御史□少秀敏举明经高第授成安尉张说罢宰相为相州刺史坐有善相者说遍问官属后孰当贵工指□及临河尉郑岩说以女妻岩而归其甥阴于□

杨嗣复传嗣复字继之父于陵始见识于浙西观察使韩滉妻以其女归谓妻曰吾阅人多矣后贵且寿无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既而生嗣复滉抚其顶曰名与位皆逾其父杨氏之庆也因字曰庆门

杜惊传权德舆为相其婿翰林学士独孤郁以嫌自白宪宗见郁文雅叹曰德舆有婿乃尔时岐阳公主帝爱女旧制选多戚里将家帝始诏宰相李吉甫择大臣子皆辞疾唯惊以选召见麟德殿礼成授殿中少监驸马都尉

杜佑传佑子式方式方子惊字永裕岐阳公主帝爱女惊以选召见麟德殿礼成太和初会公主薨惊久不谢文宗怪之户部侍郎李□曰比驸马都尉皆为公主服斩衰三年故惊不得谢帝矍然始诏杖而□着于令

齐映传映瀛州高阳人滑亳节度使令狐彰署掌书记彰疾甚引映托后事映因说彰纳节归诸子京师彰从之即以女妻映

崔行功传行功少好学唐俭爱其才妻以女因倩作文奏

王勃传勃父福時迁交址令勃往省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阁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纸笔遍请客莫敢当至勃泛然不辞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辄报一再报语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请遂成立极欢罢

柳并传并弟谈字中庸萧颖士爱其才以女妻之

李商隐传商隐字义山试拔萃中选王茂元镇河阳爱其才表掌书记以子妻之

李频传频字德新少秀悟于诗尤长给事中姚合名

为诗士多归重频走千里丐品合大加奖挹以女妻之

韦安石传安石为侍中中书令太平公主有异谋欲引安石数因其婿唐朏邀之拒不纳会妻薛怨婿婢笞杀之为御史中丞杨茂谦所劾下迁蒲州刺史

张说传说子均□□尚宁亲公主时说居中秉政均为舍人诸父光为银青光禄大夫荣盛冠时元宗眷□厚即禁中置内宅侍为文章珍赐不可数均供奉翰林而□以所赐夸均均曰此妇翁遗婿非天子赐学士也□尝为帝赞礼举止都雅帝悦之因幸内宅顾□曰希烈辞宰相孰可代者□错愕未得对帝曰无易吾婿□顿首谢

张嘉贞传嘉贞子延赏虽蚤孤而博涉经史通吏治苗晋卿尤器许以女妻之始元载被用以晋卿力故厚遇延赏荐为给事中御史中丞

吕諲传諲河中河东人少力于学志行整饬孤贫不自业里人程氏财雄于乡以女妻諲亦以諲才不久困厚分贖济所欲故称誉日广上元初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諲引妻之父楚宾为卫尉少卿楚宾子震为郎官

路隋传隋字南式监修国史初韩愈撰顺宗实录书禁中事为切直宦竖不喜訾其非实帝诏隋刊正隋建言卫尉卿周居巢谏议大夫王彦威给事中李固言史官苏景引皆上言改修非是夫史册者褒劝所在匹夫美恶尚不可诬况人君乎议者至引雋不疑第五伦为比以蔽聪明臣宗闵臣僧孺谓史官李汉蒋系皆愈之婿不可参撰俾臣得下笔臣谓不然且愈所书已非自出元和以来相循逮今虽汉等以嫌无害公谊请条示甚谬误者付史官刊定有诏摘贞元永贞间数事为失实余不复改汉等亦不罢

大唐新语李绩征高丽将引其子杜怀恭行以求勋效怀恭性滑稽绩甚重之怀恭初辞以贫绩贍给之又辞以无奴马又给之既而辞穷乃亡匿岐阳山中谓人曰乃公将吾作法则耳固不行绩闻泫然流

涕曰杜郎放而不拘或有此事遂不之逼时议曰英公持法者杜之怀虑深矣

耕桑偶记白厚贫而图婚娶刘纯材女厚送乌瑯十事麸纸为书纯材大笑答以象田珠十升紫弱千余头及使家僮撒烛花盈路厚闭门大惭宾客走去

唐国史补王锷累任大镇财货山积有旧客诫锷以积而能散之义后数日客复见锷锷曰前所见教诫如公言已大散矣客曰请问其曰锷曰诸男各与万贯女婿各与千贯矣

因话录郭暖尝与升平公主琴瑟不调暖骂公主倚乃父为天子耶我父嫌天子不作公主恚啼奔车奏之上曰汝不知他父实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岂汝家有也因泣下但命公主还尚父拘暖自诣朝堂待罪上召而慰之曰谚云不痴不聋不作阿家阿翁小儿女子闺帏之言大臣安用听锡以遣之尚父杖暖数十而已

酉阳杂俎信都民苏氏有二女择良婿张文成往求苏曰子虽有才不能富贵得五品官即死时魏知古方及第苏曰此虽官小后必贵乃以长女女之女发长七尺黑光如漆相者云大富贵后知古拜相封夫人云

明皇封禅泰山张说为封禅使说女婿郑镒本九品官旧例封禅后自三公以下皆迁转一级惟郑镒因说骤迁五品兼赐绯服因大酺次元宗见镒官位腾跃口而问之镒无词以对黄旛绰曰此泰山力也

玉泉子白敏中为相尝欲以前进士侯温为子婿且有日矣其妻卢氏曰身为宰相愿求为我婿者多矣已既姓白又以侯氏儿为婿必为人呼作白侯耳敏中为之止焉

赵琮妻父为锺陵大将琮久随计不第妻族益相薄一日军中高会大将家相率列棚以观其妻所服故敝众以帷隔绝之廉使忽驰吏呼将至临轩笑曰赵琮非君之婿乎已及第矣授所持书乃榜也将遽奔归呼曰赵郎及第矣妻之族即撤去帷障相与同席

竟以簪服庆遗焉

开元天宝遗事郭元振少时美风姿有才艺宰相张嘉贞欲纳为婿元振曰知公门下有女五人未知孰陋事不可仓卒更待付之张曰吾女各有姿色但不知谁是匹偶以子风骨奇秀非常人也吾欲令五女各持一丝幔前使子取便牵之得者为婿元振欣欣从命遂牵一红丝线得第三女大有姿色后果然随夫贵达也

李林甫有女六人各有姿色雨露之家求之不允林甫厅事壁间开一横窗饰以杂宝幔以绛纱常日使六女列于下每有贵人子弟入谒林甫即使女子中自选可意者事之

卓异记与妻父同时为相有杜黄裳韦执谊初黄裳为相时执谊自吏部郎中赐绯紫直及平章事此近古未有

南部新书李翱牧江淮郡进士卢储投卷来谒李礼待之置文卷几案间长女及笄见文谓小青衣曰此人必作状元李公闻之乃口为婿来年果状元及第遂成佳姻

北梦琐言李太师光颜以大勋康国品位穹崇爱女未聘幕僚谓其必选嘉婿从容语次盛誉一郑秀才词学门阀人韵风流异常太师宜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太师谢幕僚曰李光颜一健儿也遭遇多难偶立微功岂可妄求名族乎某已选得一佳婿诸贤未见乃召客司小将指之曰此即某女之匹也超三五阶军职厚与金帛而已从事许当曰李太师建定难之勋怀弓藏之虑武宁保境止务图存而欲结拔名家非其志也与夫侯景求婚王谢何其远哉

云溪友议清河公张延赏累代台铉每宴宾客选子婿莫有入意者其妻苗氏太宰晋卿之女也有才鉴特选韦皋秀才曰此人之贵无与比俦既以女妻之不二三岁韦郎性度高廓不拘小节张公稍侮之至不齿礼一门婢仆渐见轻怠惟夫人待之极厚然于众侍视之悒悒而不能制遏皋妻垂泣而言曰韦郎

七尺之躯学兼文武岂有沉滞儿家为尊卑见消良时胜境何忍虚掷乎韦乃遂辞东游妻罄奩赠送清河公喜其往也赈以七驴驮物每之一驿则附递一驮而还行经七驿所送之物尽归之矣其所有者妻所赠奩资及布囊书册而已清河公睹之莫可测也后权陇右军事会德宗幸奉天在西面之功独居其上车驾旋复之日自金吾持节西川以代清河公乃改易姓名以韦作韩以皋作翱人莫敢言至天回驿去府城三十里有人特报相公曰替相公者金吾韦皋将军非韩翱也夫人曰若是韦皋必韦郎也公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韦生应已委弃沟壑岂能乘吾位乎夫人曰韦郎比虽贫贱气陵霄汉每于相公所请未尝一言屈媚因而见尤成事立功必此人也翌早入州方知不误公忧惕莫敢瞻视曰吾不识人从西门而出凡是旧时婢仆曾无礼者悉遭韦公杖杀投于蜀江独苗氏夫人无愧于韦郎韦公侍奉外姑过干布素之时自是海内贵门莫敢忽于贫贱东口所以郭泗滨诗曰宣父从周又适秦昔贤多少屈风尘当时甚讶张延赏不识韦皋是贵人

### 翁婿部纪事二

五代史朱宣传瑾宣从父弟也从宣居郢州补军校少倜傥有大志兖州节度使齐克让爱其为人以女妻之瑾行亲迎乃选壮士为舆夫伏兵器舆中夜至兖州兵发遂虏克让自称留后

王章传章魏州南乐人也为州孔目官张令昭逐节度使刘延皓章事令昭令昭败章妇翁白文珂与副招讨李周善乃以章托周周匿章褚中以橐驼负之洛阳藏周第唐灭章乃出为河阳粮料使

刘景岩传景岩家素富以太子太师致仕居华州契丹犯京师以周密镇延州景岩乃还故里而州人逐密立高允权允权妻刘氏景岩孙女也景岩良田甲第僮仆甚盛党项司家族畜牧近郊尤富强景岩与之往来允权颇患之允权妻岁时归省景岩谓曰高郎一县令而有此州其可保乎允权意恶之而心又

利其田宅乃诬其反而杀之年八十余长子行琮德州刺史罢留京师亦被诛次子行谦允权妇翁也为奏言非刘氏子遂免不诛

卢文进传唐庄宗攻范阳文进先降拜寿州刺史庄宗以属其弟存矩文进有女幼而美存矩求之为侧室文进以其大将不敢拒虽与而心常歉之也因与乱军杀存矩反

晋本纪高祖敬塘姓石氏为人沈厚寡言明宗爱之妻以女是为永宁公主由是常隶明宗帐下号左射军

姚顛传顛字百真少蠢不修容止时人莫之知中条山处士司空图一见以为奇以其女妻之

和凝传凝幼聪敏形神秀发举进士梁义成军节度使贺瑰辟为从事瑰与唐庄宗战于胡柳瑰战败脱身走独凝随之反顾见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当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尔岂可去也已而一骑追瑰几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杀之瑰由此得免瑰归戒其诸子曰和生志义之士也后必富贵尔其谨事之因妻之以女

南唐书徐主传主义祖长女也性口睦动循礼法尝偃蹇择配初义祖疑李德诚有贰志德诚不自安使其子建勋入谒义祖义祖见之大惊曰有子如此非恶人也以主妻之

常梦锡传梦锡无子以其婿王继沂掌家务或言继沂乱内梦锡尽出妻妾室为之一空奏出继沂于虔州

姚景传景始事刘金为口卒金暇日至口中见景昼瞑有二赤口悠扬景面少顷入鼻窍而寤金由是奇之引为亲信俄迁裨将金以女妻之

高越传越燕人也有才思时威武军节度使卢文进有女美而慧喜属文时称女学士越闻而慕焉往谒文进文进以妻之

南唐近事高越燕人也将举进士文价蔼然器宇森挺时人无出其右者鄂帅李公贤之待以殊礼将妻

以爱女越窃谕其意因题鹰一绝书于屋壁云雪爪星眸众鸟归摩天专待振毛衣虞人莫漫张罗网未肯平原浅草飞遂不告而去后为范阳王卢文进纳之为婿

宋史张永德传永德父颖事晋至安州防御使周祖初为侍卫吏与颖善乃以女妻永德周祖为枢密使表永德授供奉官押班干佑中命赐潞帅常遇生辰礼币遇周祖之外兄弟也时周祖镇邺被讒族其家永德在潞州闻有密诏授遇永德探知其意谓遇曰得非口杀永德耶永德即死无怨恐累君侯家耳遇愕然曰何谓也永德曰奸邪蠹政郭公誓清君侧愿且以永德属吏事成足以为德不成死未晚遇以为然止令壮士严卫然所以馈之甚厚亲问之曰君视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成未几周祖使至遇贺且谢曰老夫几误大事初魏人柴翁以经义教里中有女后唐庄宗时备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宫柴翁夫妻往迎之至鸿沟遇雨甚逾旬不能前女悉取装具计直千万分其半以与父母令归魏曰儿见沟旁邮舍队长项黯黑为雀形者极贵人也愿事之问之乃周祖也父母大愧然终不能夺他日语周祖曰君贵不可言妾有缗钱五百万资君时不可失周祖因其资得为军司柴翁好独寝人传其能司冥间事一日晨起大笑不已妻问之不对翁好饮其妻逼令饮极醉因漏言曰花项汉作天子矣其妻颇露之遇亦微有闻未深言至是永德故以此讽遇遇送永德归周祖周祖登位封永德妻为晋国公主授永德左卫将军内殿直小底四班都知加驸马都尉领和州刺史逾年擢为殿前都虞候领恩州团练使俄迁殿前都指挥使泗州防御使

张淡传淡字成文幼而好学有才藻晋开运初登进士第宰相桑维翰器之妻以女

王审琦传审琦子承衍承衍孙克臣克臣子师约字君授少习进士业英宗欲求儒生为主婿命宰相召克臣谕旨令师约持所为文至第明日献赋一编即

坐中赋大人继明诗遂赐对选为驸马都尉尚徐国公主

窦仪传仪弟偁字日章在涇州与丁颢同官颢子谓方幼偁见之曰此儿必远到以女妻之后为宰相三公

赵昌言传昌言字仲谟王旦宰岳州昌言一见识其远大以女妻之后为贤相

赵积传积字表微为人诚质宽厚少好学吴大府卿田霖退居郡中名有风鉴故以女妻积

王旦传旦字子明就改将作监丞赵昌言为转运使以威望自任属吏屏畏入旦境称其善政以女妻之向敏中传敏中字常之权判大理寺妖尼道安构狱事连开封判官张去华敏中妻父也以故得请不预决讞既而法官皆贬犹以亲累落职出知广州

张咏传咏字复之知杭州有民家子与姊婿讼家财婿言妻父临终此子裁三岁故见命掌贖产且有遗书令异日以十之三与子余七与婿咏览之索酒□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托汝苟以七与子则子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给其子余三给婿人皆服其明断

张汝明传汝明字舜文少嗜学刻意属文下笔辄千百言入太学有声一时国子司业黄隐将以子妻之汝明约无饰华侈协力承亲欢然后受室

崔鷗传鷗字德符平生为文至多辄为人取去篋无留者尤长于诗清峭雄深有法度无子婿卫昂集其遗文为三十卷传于世

李植传植字元直幼明敏笃学两举于乡太史晁无咎见之曰此国士也以女妻之

黄龟年传龟年字德邵微时永福簿李朝旌奇之许妻以女龟年既登第而朝旌已死家贫甚或劝龟年别娶龟年正色曰吾许以诺死而负之何以自立遂娶之

熊克传克字子复尝爱临川童子王克勤之才将妻以女而乏资遣会草制获赐金遂以归之人称其清

介

王巖传巖少时馆礼部尚书王化基之门枢密副使宋湜见而以女妻之宋氏亲族或侮易之化基曰后三十年巖富贵矣果如所言

周行逢传行逢尽有湖南之地宋初加兼中书令在镇尽心为治辟署官属必取廉介之士有女婿求补吏不许返给以耒耜语之曰吏所以治民也汝才不能任职岂敢私汝以禄邪姑归垦田以自活其公正多此类条教简约民皆悦之

狄棐传棐字辅之潭州长沙人少随父官徐州以文谒路振振器爱之妻以女举进士甲科

韩丕传丕幼孤贫有志操刘熙古延置门下掌书奏以孙女妻之

胥偃传偃字安道欧阳修始见偃偃爱其文召置门下妻以女偃纠察刑狱范仲淹尹京偃数纠其立异不循法者修方善仲淹因与偃有隙

马亮传亮字叔明有知略吕夷简少时从其父蒙亨为县福州亮见而奇之妻以女妻刘恚曰嫁女当与县令儿邪亮曰非尔所知也

张雍传雍以尚书右丞致仕雍姿貌鲁朴始登科为滕中正婿中正子锡世宁咸笑之中正曰此人异日必显达寿考非汝曹所及锡兄弟虽有名然终不越郎署亦无耆年者

胡宿传宿子宗炎哲宗崩辽使来吊祭宗炎以鸿臚少卿迓境上使者不易服宗炎以礼折之须其听命乃相见暨还升为卿初父宿使辽辽人重之其后宗炎婿邓忠臣迓客客问中外尝有充使者否忠臣以宿告且言前使鸿臚其子也客叹胡氏世不乏人

喻樗传樗字子才二女方择配富人交请昏不许及见汪洋张孝祥乃曰佳婿也遂以妻之

真德秀传德秀字景元四岁受书过目成诵十五而孤同郡杨圭见而异之使归共诸子学卒妻以女

陈埧传埧子蒙年十八上书万言论国事吴子良奇之妻以女

孔维传维字为则通经术将终召其婿郑革口授遗表以五经疏未毕为恨

陈宜中传宜中字与权少甚贫而性特俊有贾人推其生时以为当大贵以女妻之

汤传字君保尝择婿得蒋重珍后举进士第一

雷德骧传德骧与子有邻淳化二年为其婿如京副使卫濯讼有邻子秘书省校书郎孝先内乱帝素怜德骧忽暴扬其丑不以孝先属吏止除名配德均州德骧坐失教责授感德军行军司马并其子少府少监有终责授衡州团练副使德骧因惭愤成疾二年卒

轩渠录米元章喜洁金陵人段拂字去尘登第元章见其小录喜曰观此人名字必洁人也亟造议亲以女妻之

清波杂志顷岁儿女合口之夕婿登高座赋诗催妆为常礼后皆略去京师贵游纳婿类设次通衢先观人物岳母忽笑曰我女如菩萨却嫁个麻胡子谓其多髯也迨索诗乃大喜曰一双两好古来无好女从来无好夫却扇卷帘明点烛待交菩萨看麻胡一座传观烘堂盖婿亦不凡也尝得其姓名今失记

章子厚为息女择配久而未谐蔡因曰相公择婿如此其艰岂不男女失时乎子厚曰待宁一个似蔡郎者蔡甚惭

王荆公日录八十卷北陵张氏有全帙顷曾借观凡旧德大臣不附己者皆遭诋毁论法度有不便于民者皆归于上可以垂耀后世者悉己有之尽出其婿蔡卞诬罔其详具载陈了斋莹中四明尊尧集

蔡卞之妻七夫人颇知书能诗词荆公尝谓千度为千载人物卓有宰辅之器不因某归以女凭借而然其后蔡唯知报妇翁之知不知掩妇翁之失致使得罪天下后世其于报也何有

东轩笔录皇甫泌向敏中之婿也少年纵逸多外宠往往涉旬不归敏中方秉政每优容之而其女抱病甚笃敏中妻深以为忧且有恚怒之词敏中不得已

具札子乞与泌离婚一日奏事毕方欲开陈真宗圣体似不和遽离宸坐敏中迎前奏曰臣有女婿皇甫泌语方至此真宗连应曰甚好甚好会得已还内矣敏中词不及毕下殿不觉流泪盖莫知圣意如何已而传诏中书皇甫泌特转两官敏中茫然自失欲翊日奏论是夕女死竟不能辨直其事（

按青箱杂记载此事亦详称皇

甫泌系毕文简公之婿与此有异未知孰是）

晏元献判西京范希文以大理寺丞丁忧权掌西监一日晏谓范曰吾一女及笄仗君为吾择婿范曰监中有举子富皋张为善皆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辅并可婿也晏曰然则孰优范曰富修谨张口俊晏曰唯即取富皋为婿皋后改名即丞相郑国富公弼

闻见前录时晏元献公为相求婚于文正文正曰公之女若嫁官人某不敢知必求国士无如富某者元献一见公大爱重之遂议婚庆历二年大辽以重兵压境汛使刘六符再至求关南十县之地虏意叵测在廷之臣无敢行者富韩公往聘面折虏之君臣虏辞屈增币二十万而和方富公再使也受国书及口传之词于政府既行谓其副曰吾为使者而不见国书万一书辞与口传者异则吾事败矣发书视之果不同公驰还见仁宗具论之曰政府固为此欲置臣于死臣死不足惜奈国命何仁宗召宰相吕夷简面问之夷简从容袖其书曰恐是误当令改定富公益辩论不平仁宗问枢密使晏殊曰夷简决不肯为此真恐误耳富公怒曰晏殊奸邪党吕夷简以欺陛下富公晏公之婿也富公忠直如此

忠正军节度使王审琦与太祖皇帝有旧为殿前都指挥使禁中火审琦不待召领兵入救台谏官有言罢归寿州本镇朝辞太祖谕之曰汝不待召以兵入卫忠也台臣有言不可不行第归镇吾当以女嫁汝子承衍者召承衍至则已有妇乐氏辞帝曰汝为吾婿吾将更嫁乐氏以御龙直四人控御马载承衍归遂尚秦国大长公主乐氏厚资嫁之帝谓承衍曰汝

父可以安矣审琦归镇七年率先诸镇纳节

游宦纪闻余童字端蒙鄱之乐平人由学省登绍兴戊辰第幼学以能文同里项氏极爱重之欲纳为婿其意未决余一日来访项谓曰偶得写景句云杜宇一声春昼永午梦惊残子能对否余应声云黄鹂百啭晓风清宿醒消尽项喜即以女妻之仕至蕲守

玉照新志明清投辖录所叙刘快活事后来思索所未尽者今列于编外曾祖空青文肃之第三子也快活每以三运使呼之后果终漕挽舅氏宏父谈天者多言他日必为卿相刘笑曰官职俱是正郎去不得矣文肃当国先祖为起曹郎中一日忽见过曰我今日见曾三女儿他日当为公之子妇时先妣方五六岁又谓先人曰曾三女汝之夫人也归见文肃呼先祖字云王乐道之子三运使之婿此儿他日名满天下然位寿俱啬奈何已而文肃罢相迁宅衡阳北归后先祖守九江遣先人访文肃于京口一见奇之遂以先妣归焉后所言一一皆合不差毫厘其他类此尚多不能悉记异哉

墨客挥犀柳如京开知蔡州有监兵钱供奉者亦忠懿之近属也乃父方奉朝请在京师开乘间来谒造其书阁见壁有绘妇人像甚美诘以谁氏监兵对曰某之女弟也既笄矣柳喜曰开丧偶已逾期愿娶为继室钱曰俟白家君敢议口事柳曰以开之材学不辱于钱氏之门遂强委禽焉不旬日遂成礼钱不之敢拒走介白其父遂乞上殿面诉柳开取臣女仁

宗问曰识柳开否曰不识谓曰真奇杰之士也卿家可谓得佳婿矣吾为卿媒可乎钱父不敢再言但拜谢而退

遁斋闲览今人于榜下择婿号禽婿其语盖本诸袁山松尤无义理其间或有意不愿就而为贵势豪族拥逼而不得辞者有一新贵少年有风姿为贵族之有势力者所慕命十数仆拥致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略不辞遁既至观者如堵须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女亦不至丑陋愿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谢曰

寒微得托迹高门固幸待更归家试与妻子商量如何众皆大笑而散

石林燕语王沂公初就殿试时固已有盛名李文靖公沆为相适求婚语其夫人曰吾得婿乃举公姓名曰此人今次不第后亦当为公辅是时吕文穆公家亦求婚于沂公公闻文靖言曰李公知我遂从李氏唱名果为第一

青箱杂记龙图刘公煜未第前娶赵尚书晃之长女早亡而赵氏犹有二妹皆未适人既而刘公登科晃已捐馆夫人复欲妻之使媒妇通意刘公曰若是武有之德则不敢为姻如言禹别之州则庶可从命盖刘公不欲七姨为匹意欲九姨议姻故也夫人诘之曰谚云薄饼从上揭刘郎纔及第岂得便简点人家女刘公曰非敢有择但七姨骨相寒薄非某之对九姨乃宜匹遂娶九姨后生七子皆至大官七姨后适关生竟不第落泊寒馁暮年刘氏养之终身

世传陈执中作相有婿求差遣执中曰官职是国家的非卧房笼篋中物婿安得有之竟不与故仁宗朝谏官累言执中不学无术非宰相器而仁宗注意愈坚

挥麈后录元佑中有郭概者东平人法家者流遍历诸路提点刑狱善于择婿赵清宪陈无己高昌庸谢良弼名位皆优而谢独不甚显其子乃任伯后为参知政事无己集中首篇送外舅郭大夫诗是也赵高子孙甥婿皆声华籍甚数十年间为荐绅之荣耀焉良弼显道之弟也

画墁录西京留台李建中博雅多艺其子宗鲁善相人一年春榜之京师命择婿行次任村逆旅方就食有一人荷书囊琴驱驴亦就食于逆旅宗鲁一见前揖寒温延之共案询其所自曰今春不第将还洛也宗鲁不复之京师与之同归洛中其父诘之曰今既得贵婿可复回矣此人生不出选调死封真王于是婿之乃张尧封也实生温成皇后天圣中登进士第终亳州军事推官后封清河郡王

懒真子韩魏公父谏议大夫国华尝仕于蜀蜀中士人胡广善相术见谏议而奇之曰是必生贵子请纳女焉

金史世宗皇后乌林荅氏传后归世宗甚得妇道大定二年追册为昭德皇后赠三代父石土黑太尉浑国公口有司改葬以后兄晖子天锡为太尉石土黑后授世袭猛安上谓天锡曰朕四五岁时与皇后订婚乃祖太尉置朕于膝上曰吾婿七人此婿最幼后来必大吾门今卜葬有期畴昔之言验矣

祁宰传海陵将伐宋宰上疏谏言甚激切海陵怒命戮于市籍其家产天下哀之綦戡宰婿也海陵疑奏疏戡为之辞曰实不知也海陵犹杖戡

纥石烈志宁传志宁沈毅有大略娶梁王宗弼女永安县主宗弼于诸婿中最爱之

吴激传激字彦高米芾之婿也工诗能文字画俊逸得芾笔意

王元节传元节字子元弘州人也祖山甫辽户部侍郎父诩海陵朝左司员外郎元节幼颖悟虽家世贵显而从学甚谨浑源刘撝爱其才俊以女妻之遂传其赋学

元史姚燧传燧字端甫生三岁而孤育于伯父枢枢隐居苏门谓燧蒙暗教督之甚急燧不能堪杨奂驰书止之曰燧令器也长自有成尔何以急为且许醮以女

张晋亨传晋亨字进卿其兄颢以冀州数道之众附严实于青崖后从实来归西征战没木华黎承制署晋亨袭颢爵晋亨涉猎书史小心畏慎临事周密实器之以女妻焉实征泽潞遣子忠贞入质命晋亨与俱

齐荣显传荣显字仁卿幼聪悟九岁代父任为千户佩金符从外舅严实来归屡立战功

王盘传盘年老致仕无子命其婿著作郎李宾为东平判官以便养

史弼传弼字君佐通国语膂力绝人能挽强弓里门

石狮重四百斤弼举之置数步外潼关守将王彦弼奇其材妻以女又荐其材勇于左丞相耶律铸

虞集传集父汲娶杨氏国子祭酒文仲女咸淳间文仲守衡以汲从未有子为祷于南岳集之将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梦一道士至前牙兵启曰南岳真人来见既觉闻甥馆得男心颇异之

李朮鲁翀传翀字子翬稍长即勤学后从京兆萧游其学益宏以肆翰林学士承旨姚燧以书抵曰燧见人多矣学问文章无足与子翬比伦者于是以女妻之

王都中传都中除郴州路总管邻州茶陵富民覃乙死无子惟一小妻及其赘婿妻诬其婿拜尸成婚藏隐玉杯夜明珠株连八百余人奉使宣抚移其狱委之都中穷治悉得其情而正其罪州长吏而下计其赃至十一万五千余缗人以为神明

诚斋杂记杨玠娶崔季让女崔家富图籍殆将万卷成婚之后颇亦游其书斋既而告人曰崔氏书被人盗尽曾不知觉崔遽令检之玠叩腹曰已藏之经笥矣

辍口录吾乡陈刚中先生孚临海县人国初时尝为僧以避世变一日大书所作诗于其父执某之粉墙上云我不学寇丞相地黄变发发如漆又不学张长史醉后挥毫扫狂墨平生绀发三十丈几度和云眠石上不合感时怒冲冠天公罚作圆顶相肺肝本无儿女情亦岂惜此双鬓青只忆山间秋月冷搔首不见鬢松影父执见之曰此子欲归俗也呼来馆谷之命养发经半年余谓曰汝当娶吾将以女事汝先生辞谢再三既而命寓他所遣媒妁行言择日迎归父执喜曰五马入门矣先生虽获佳偶自妻母以至妻之兄姊弟妹皆不然遂挈家入京后以功授治中典乡郡终老焉若父执者可谓识人也已

明外史常遇春传遇春子茂性骄不习事太祖知之故不使将兵洪武二十年始命从大将军冯胜北征纳哈出胜茂妇翁也茂以不任偏裨将意邑邑不

乐多不奉胜约束胜数诮责之茂应之又不顺胜颇怒茂未有以发也会纳哈出请降诣右副将军蓝玉营酒次与玉相忤纳哈出取酒浇地顾其下咄咄语是时茂方在坐麾下赵指挥者解蒙古语密以告茂谓纳哈出将遁矣茂因出不意直前搏之纳哈出大惊起欲就马茂拔刀砍其臂伤于是纳哈出所部闻之有惊溃者胜故怒茂至是增饰其状奏茂激变遂械系至京师茂亦言胜诸不法事帝收胜总兵印而安置茂龙州

梅殷传殷字伯殷洪武十一年尚宁国公主为驸马都尉太祖十六女诸驸马中尤爱殷十九年命殷提督山东学校赐口褒之谓殷精通经史堪为儒宗勋戚中惟李文忠以上公典国学及殷以驸马视学政当世以为荣

王诏传诏字文振生有异姿学士曹鼐见而奇之妻以女

孙需传需字孚吉除浙江按察司使就迁左布政使大学士费宏需婿也尝言需在浙时长婿来候钥门累日终不得一见其严峻如此

罗洪先传洪先字达夫嘉靖八年举进士第一授修撰外舅太仆卿曾直喜曰幸吾婿成此大名洪先曰儒者事业有大于此若此则三年一人安足喜也

余佑传佑字子积鄱阳人往从余干胡居仁游居仁知其远器以女女焉

王翱传翱字九皋进太子太保婿贾杰宦于近畿翱夫人数遣迎女杰恚曰若翁典铨移我官京师反手尔何往来不惮烦也夫人闻之乘间置酒跪请翱翱怒推案击夫人伤面

夏言传言字公谨为首辅加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江都人苏纲者言继妻父也雅善陕西总督曾铣方复河套纲为通于言言喜功名信铣可倚密疏荐铣言群臣无如铣忠者帝意不谓善也姑听言所为言遂拟优旨奖铣者再铣喜益锐意出师帝忽降旨诘责语甚厉嵩揣知帝意遂力言河套不可复

语侵言言始大惧谢罪且自辨帝责言强君胁众嵩复腾疏攻言言亦辩而帝怒已不可解二十七年正月尽夺言官阶令以尚书致仕犹无意杀之也会有蜚语流传禁中谓言去时有怨谤语而嵩复代仇鸾草奏讪言纳铕金交关为奸利事连苏纲遂下铕纲诏狱嵩与陆炳崔元合谋坐铕交结近侍律斩遣官校逮言言抵通州闻所坐大惊堕车曰噫吾死矣其年十月竟弃言市

曹祥传祥字世奇太仓人家贫为人赘婿力学久不售其娅有先举于乡者外姑薄祥不以为婿数祥即并日食不从外家乞怜久之外姑悔稍割田与之谢不受

郑濂传郑铭妇翁张无子尽以其业畀铭铭受其三分之一及翁歿铭籍所受归于张

李颐传颐字惟贞余干人初为御史首称祀胡居仁于文庙寝未行见居仁之裔孙希祖幼且贫字以女养之于家

沈应奎传应奎字伯和武进人生有绝力好急人患难州里侠少年皆附之其妻丹阳邵芳女也芳任侠有声京师中贵人咸愿与交高拱之再相芳有力焉后为张居正所杀其子幼族人欲剪之而分其产聚守其庐应奎召少年十余辈为乞丐装杀毒其猛犬缒墙而入篡夺孤嫠以归

锦衣志都指挥使朱骥始以父任百户家贫未娶落魄不为人所知尝给事少保于谦门下晨偃而候扫少保出见奇其貌谓曰家有弱息以奉箕可乎骥巽谢不敢夫人恚曰老悖生女不嫁官人乃得穷兵耶少保笑谓非儿女子所知卒以归骥后用少保劳至指挥僉事少保死坐累戍边还累迁都指挥使治锦衣者二十余年

明朝盛事国朝妇翁与婿同时大位者洪武初宋国公冯胜以大将军北讨婿郑国公常茂参其军事学士刘三吾预机密婿赵勉为户部尚书正德中周文端经为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婿曹元以太子太保兵

部尚书入阁孙需为南京吏部尚书婿费宏为大学士陈金为少保左都御史婿蒋冕为大学士嘉靖中吴太保鹏为吏部尚书婿董份为学士亦迁礼部尚书

仙居杂志李右都一瀚与叔兄一潮年相及一潮颖悟特达一瀚资稍不逮其父与乡长者多奇一潮而意雅不在一瀚应编修南州公独以诣远期之为二女择婿一以妻一瀚一以妻林公应麒既果与林皆后先登第人莫不服应之识鉴云

### 翁婿部外编

搜神记汉有谈生年四十无妇常读书至夜半有一好女年十五六姿颜无双与为夫妇生一儿有二岁妇辞云与君今将离别然念君贫不能自活乃以珠被与之裂取谈生衣裾留别后谈生持被诣市睢阳王买之直钱千万王识之曰是我女被那得在市此人必发吾女冢乃收考谈生谈生具以实对王犹不信乃往视女冢冢全如故乃复发视果于棺盖下得衣裾呼其儿视貌似王女王乃信之即出谈生而复之遂以为女婿表其儿为郎中

冥祥记宋顺阳郭铨字仲衡晋益州刺史亡后三十余载元嘉八年忽见形诣女婿南阳刘凝之家车卫甚盛谓凝之曰仆有谪事可见为作四十僧会当得免也言终不见刘谓是魑魍不意在会后夕铨又与女梦言吾有谪罚已告汝婿令为设会不能见矜耶女晨起见铨从户过怒言竟不能相救今便就罪女号踊留之问当何处设斋答云可归吾舍倏然复没凝之即狼狽供办会毕有人称铨与凝之相闻言感君厚惠事始获宥言已失去于是而绝

法苑珠林唐琅琊王之弘贞观年中为沁州和川县令有女适博陵崔轨轨于和川会病而卒卒经数十日其家忽于夜中闻轨语声初时倾家惊恐其后乃以为常闻语云轨是女婿虽不合于妻家立灵然以苦无所依但为置立也妻从其请朝夕置食不许置肉虽令下具素食恒劝礼佛不听懈怠又具说地狱

中事云人一生恒不免杀生及不孝自余之罪盖亦小耳又云轨虽无罪然大资福助为轨数设斋供并写法华金刚般若观音等经各三两部兼旧功德如获罗汉自兹以后即不复来王家一依其言写经设供轨忽更来愧谢因云今即取别举家哭而送之轨有遗腹之子已年四五岁云轨此子必有仕宦愿善养畜自此以后不复更来

### 翁婿部总论

易经

#### 泰卦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程

传

以爻义观之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礼法者也自

古帝女虽皆下嫁至帝乙然后制为礼法使降其尊贵以顺从其夫也六五以阴柔居君位下应于九二刚明之贤五能倚任其贤臣而顺从之如帝乙之归妹然降其尊而顺从于阳则以之受祉且元吉也元吉大吉而尽善者也谓成治泰之功也

本

义

以阴居尊为泰之主柔中虚己下应九二吉之

道也而帝乙归妹之时亦尝占得此爻占者如是则有祉而元吉矣

礼记

#### 丧服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为妻也与大夫之适子同

陈

注

世子天子诸侯之适子传世者也不降杀其妻

父母之服者以妻故亲之也大夫适子死服齐衰不杖今世子既不降其妻之父母则其为妻服与大夫服适子之服同也

#### 服问

有从重而轻为妻之父母

陈

注

妻为其父母齐衰是重也夫从妻而服之乃緦

麻是从重而轻也

坊记

子云婚礼婿亲迎见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违也以此坊民妇犹有不至者

陈

注

舅姑女之父母也承进也子女也仪礼父戒女

曰夙夜无违命母戒女曰无违宫事言事皆恐事之违也末世礼坏故有男行而女不随者亦有亲迎而女不至者成氏曰妇人谓夫之父母曰舅姑男子亦谓妻之父母曰舅姑但加外字耳夫妇齐体父母互相敬也

仪礼

丧服

婿

注

女子子之夫也

传曰何以緦也报之也

疏

释曰发问之者怪女之父母为外亲女之夫服

答云报之者婿既从妻而服妻之父母妻之父母遂报之服前疑侄及甥之名而发问此不疑婿而发问者侄甥本亲而疑异称故发问而婿本是疏人宜有异称故不疑而问之也

妻之父母传曰何以緦从服也

注

从于妻而服之

疏

释曰传发问者亦怪外亲而

有服答曰从服故有此服若然上言甥下次言舅

此言婿次即言妻之父母者舅甥本亲不相报故在后别言舅此婿本疏恐不是从服故即言妻之父母也

唐杜氏通典

娶同堂姊之女为妻姊亡服议

晋李嵩行事记云有娶同堂姊子为妇妇母亡不制妇母服犹制同堂姊服尝谓三纲之义不可得而无服多以内外姊妹为妇则绝其本服服绝而情重何嫌不减从姊之服月数作妇母之服邪又以谢沈所言舅为外舅事访魏君思难云舅本缌麻与外舅之服自可得同然娶姑之女姑亡岂可累降为三月耶太常刘彦祖云譬如父母服本斩齐至于改葬而制缌麻也近羊彭有叔父服而改葬其父更叔之服而着改葬之服此岂以缌麻为轻也盖礼所谓以轻为重者正此类也

宋司马光居家杂仪

翁受婿拜

凡受女婿及外甥拜立而扶之外孙则立而受之可也

注

扶谓搦策

婿见妇之父母

明日婿往见妇之父母次见妇党诸亲妇家礼婿如常仪

注

妇父迎送揖让如宾礼拜即跪而扶之入见妇

母妇母阖门左扉立于门内婿拜于门外皆有币  
妇父非宗子即先见宗子夫妇不用币如上仪  
后见妇之父母

补

注

按郑氏家礼婿妇同往妇家行

谒见之礼虽非古礼颇合人情宜从之  
见妇党诸亲不用币妇女相见如上仪

补

注

盖既见

妇之父母妇先归婿独留见妇党诸亲

妇家礼婿如常仪亲迎之夕不当见妇母及诸亲

及设酒馔以妇未见舅姑故也

朱子小学

嘉言

司马温公曰凡议婚姻当先察其婿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贵婿苟贤矣今虽贫贱安知异时不富贵乎苟为不肖今虽富贵安知异时不贫贱乎

又

安定胡先生曰嫁女必须胜吾家者胜吾家则女之事人必钦必戒

明徐三重明善全编

家则

一生女许婚宜待笄年不得太早世俗多有幼小受聘者数岁之内不惟男女变故难期且家事亦有聚散婿或孤贫无倚妇家不免收赘异族同处内外当闲此慎微别嫌第一事也若年齿各长此嫁彼娶宁复虑此